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

清晨6点，海军某场站气象观测兵蒋云辉准时抵达露天观测平台。云状云量、云底高度、能见度边界……他的目光扫过整片空域，对着云层状态，精准校正手上的仪器。

很少有人会把战鹰起降的第一道关口，和这群气象观测兵联系在一起。他们不驾驶战机驰骋海天，却握着每一次战机起飞的“放行权”；不冲锋在海天一线，却总能先于风云捕捉到风险踪迹。常人眼里寻常的阴晴晨昏，在他们眼中是成体系的研判参数；旁人避之不及的极端天气，却是他们必须着重盯守的关键窗口。

从资料室里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天气图，到值班室里24小时长明的屏幕；从“夜间绝不灯下判天”的规矩，到全年无休、每小时一次的整点观测……这群云天之下的“观天哨兵”，把精准刻进每一处细节，把坚守揉进每一个昼夜，在保障战线上，默默托举着战鹰一次次高飞远航。

“观天哨兵”托举战鹰高飞远航

■刘任丰 霍子琪 田文祺



气象观测兵王朔调试观测设备。 吴江洪摄

特 稿

精度——云天之上，容不得半分“差不多”

海天辽阔，风云无常。对于海军气象观测兵来说，每一次战鹰起降，都是一场与风云气象的无声博弈。普通人眼中的万里晴空，在他们眼里，藏着薄云、雾气、对流等天气情况的万千变数。

走进海军某场站气象台，笔者发现一个细节：气象观测兵的字迹，规整划一、方正平直，无一笔潦草、无一丝连笔，宛如统一印刷的标准字体。他们告诉笔者，这是气象观测兵岗位专属的“等线工程体字码”，也是每名气象观测兵的入列第一课。

观测班新兵杨博安没想到，刚下连的首要任务，竟是伏案练字。他每日临摹字帖、反复矫正笔法：从字体结构到落笔轻重，他对照老兵范本逐字打磨，一遍不行练十遍，直到书写规范、格式标准，才算顺利迈过第一关。

如今，信息化设备让保障效率大幅提升，气象台早已实现系统电子录入数据，但“电子存档+手写备案”的双备份制度，始终传承下来，从未简化。

“气象保障链条环环相扣，每一组数据都是后续预报研判的根基，潦草的字迹、模糊的符号，都可能在层层传导后出现偏差，最终影响飞行安全。”气象观测班班长蒋云辉深耕气象专业多年，早已把“落笔即责任”刻进骨子里。

那些用心书写下来的气象数据，不是形式主义的冗余流程，而在时刻警醒每一名观测兵：云天无小事，字字系战鹰，笔笔连打赢。

新兵王福强至今难忘那次深夜观测任务。夜色澄澈，观测室内灯光明亮，屏幕数据清晰显示：晴空无云、能见度优。目视通透干净的夜空，王福强当即向值班业务骨干白小勇汇报观测结果。

本以为顺利完成了任务，没想到却被班长当场叫停。

“夜间观测，最忌灯下判天。”白小勇带着王福强走出明亮的观测室，站到室外的沉沉夜色下。

他们二人静静站着，屏息观察。2分钟后，双眼彻底适应黑暗环境，眼前景象骤然变化：看似空无一物的夜空中，隐匿着细密轻薄的云。而在室内灯光的干扰下，这根本无法察觉。

望向薄云，王福强涨红了脸，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班长口中所说的“气象岗位容不得半点马虎”。

跨度——从手绘图纸到昼夜值守，他们的传承从未间断

走进气象台资料室，空气里浮着淡淡的纸张旧味。一排深褐色档案柜沿墙而立。

笔者随手抽出一本泛黄的档案册，指尖触碰到微微发脆的纸张——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手绘天气图。

高低压中心、锋面走势、等压线排布，每一个线条都弯转有度、匀净利落，一气呵成不见半分涂改。

有人说，气象观测兵的坚守，自带时间的跨度。这份跨度，是一代代气象观测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手艺传承，是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轮值工作。

无遮挡的楼顶被烈日烤得发烫，热风裹着暑气扑面而来。汗水顺着额角滴进观测簿，晕开了笔尖的墨迹，他抬手抹一把脸，接着低头记录。整整一上午，仪器测量与人工目测双向印证。临近正午，班组最终精准做出预判：零散对流云正快速向场站移动，下午3时前后易出现雷雨大风。这份前置预判，为上级调整飞行计划抢出了充足时间，把隐患拦在了萌芽之前。

日头西沉，最后一批战机平稳落地，场站的喧嚣渐渐平息。

第二天清晨，预报室里，产世军已经画完了当天的第一张手绘天气图。观测场上，杨博安交班结束，把观测簿交到下一个值班的人手里。

温度——历经寒暑淬炼，更见战位深情

那天，气象观测兵王朔正带着新兵向佳佳做放球前的最后准备工作。

“今天湿度大，容易有对流天气，全程徒手操作，手感不能丢。”王朔拍了拍向佳佳的肩膀说。这是向佳佳第一次独立执行高温天气探空任务，也是他放单考核的关键一项。

指尖碰到金属仪器的瞬间，向佳佳的手下意识缩了一下——烈日下的设备，外壳格外发烫。可探测时不能戴手套，是一直以来的规矩：戴上手套，拧动阀门的细微手感、配重的轻重变化都摸不准，这会导致测量数据偏差。

“忍一忍，稳住。”王朔在旁边看着，低声提醒道，“我们测的是高空气象，数据差一点，天上的风险就多一分。”

向佳佳将指尖贴紧仪器，重新微调配重、反复校准。汗水顺着下颌往下滴，落在滚烫的水泥平台上，“滋”的一声就没了踪影。30分钟的露天作业，他俯身贴紧经纬仪目镜，身体前倾，一动不动，眼睛追着升空的气球往上走，逐层记录高空数据。

任务结束时，向佳佳的手背晒得通红。看着系统里的探测数据，他攥了攥发烫的手心，忽然懂了班长常说的“天越热，心越要静”。

深冬时的探测同样充满挑战。一次大雪过后，杨博安攥着量雪尺往外走，风卷着雪碴子往脸上打。为了摸准下雪前后的温差变化，他每小时都要出去实地测温记录。他蹲在观测场边，把量雪尺一点点插进积雪，贴到地表读数。裸露的手指捏着笔，没写几个字就冻得不听使唤。

他正对着手哈气，身后传来脚步声。班长蒋云辉走过来，递给他一个暖水袋：“别硬扛，暖两分钟再写。”他指着远处的跑道方向又补了句：“雪后晴天最容易‘迷眼’，看着透亮，后半夜说不定就起雾。多跑两趟，心里有数。”

冻得发疼的手指贴到暖水袋上，暖意顺着指尖往胳膊上走。那天夜里，杨博安准点观测，果然在凌晨3点多发现了起雾的苗头。他第一时间通知预报员，提前发布了预警。

日升日落，寒来暑往。楼顶的观测平台见证了一茬茬观测兵被晒红的手背、冻僵的指尖，值班室的暖水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徒手操作的规矩没改，手把手传帮带的传统也没变。

对气象观测兵来说，“温度”从来不只是温度计上的数字，它还是酷暑里磨砺出的沉稳，是寒冬里磨砺出的坚韧，也是师徒之间、战友之间，无声却有力的托举。他们在最热的天、最冷的夜守着战位，把日复一日的值守，化作托举战鹰起飞最踏实的底气。

这句话，帮带产世军的老预报员说过，如今产世军又说给了年轻预报员听。每天清晨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就这样从上个世纪一直响到了今天，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绘图功底，叠成了岁月的跨度。

与之相对，观测场上的日升日落，则丈量着观测兵昼夜坚守的密度。对他们来说，跨度是每个小时一次观测、24小时不间断观测的无缝衔接。

飞行未启，观天先行；战鹰归航，值守不停。盛夏凌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暑气已经顺着地面往上涌。当天多批次飞行训练接连展开，观测班提前进入高强度值守状态，观测班班长蒋云辉带着新兵杨博安站上了观测平台。

室内仪器高速运转，风速、温湿度、气压数据实时跳动。“整点观测，一分都不能差。”蒋云辉一边说一边抬头瞭望整片空域，辨识云状、估算云底高度、核对能见度边界，杨博安握着观测簿，飞快地一一记下数据。从零点开始，每到整点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观测兵都必须准时登上平台，记录第一手天气实况数据。

那天上午，天空中浮着几团松散的白云，蒋云辉一眼揪出了隐患：云边发白、水汽饱满，热力抬升迹象明显，对流天气极有可能快速发展。班组当即加密观测频次，从一小时一次调成半小时一次。

杨博安一趟趟往观测平台上跑。毫

采访手记

「天气数据准一分，战鹰上天稳十分」

■刘任丰

清晨，微风裹着晨间潮气掠过观测场，我第一次踏上气象露天观测平台，走进气象观测兵日复一日的值守世界。

平台上的气象仪器泛着清冷的金属光泽，整片空域在晨光里慢慢铺展开来。气象观测兵蒋云辉正抬眼扫视云天，低头落笔时，他写下一行行方正平直的“等线工程体”。不远处的值班室里，设备屏幕上微光跳动，气象预报员的指尖在键盘上轻敲，交织成飞行保障最前置的节拍。

见到笔者走来，蒋云辉合起观测簿，快步迎了上来。“你可以把我们这儿当作战鹰起降的‘第一道关口’，天气数据准一分，战鹰上天稳十分。”蒋云辉这样解释他们的职责。

守好这第一道“关口”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场站预报室的预报员始终坚持“每天手绘一张天气图”的老规矩，如今，一张张手绘图纸叠出了岁月的长度，也守住了系统失灵时最后的保障底线；老兵白小勇凭着“夜间绝不灯下判天”的较真，带着新兵王福强从夜色里揪出隐匿的薄云，把风险拦在战鹰起飞之前；年轻预报员吴一乔深夜值守时，从卫星云图里捕捉到若隐若现的暗影，精准预判天气变化，为飞行计划调整抢出宝贵时间窗口……

“不驾战鹰驰海天，甘守风云护鹰飞。”蒋云辉把这句话写在观测手册扉页上。那天，蒋云辉把自己珍藏了十几年的观测手册送给了杨博安。手册里那一笔笔认真写下的观测记录，见证着他对战位的坚守与热爱。

气象观测手册最后一页上，他写下对年轻气象观测兵的寄语：“每当凝望战鹰翱翔，熟悉的引擎轰鸣声，显得格外悠长。我的战鹰啊，正披着霞光起航。亲爱的战友，请你们代我继续守望。”

从零点至清晨的整点脚步声，到酷暑寒冬里从不走样的操作规范，他们把风云变幻守成岁月静好，把踏实负责刻进每一寸天空。不与战鹰同驰骋，却伴风云共坚守，这群“观天哨兵”，就这样默默托举着战鹰一次次飞向深蓝，一次次平安返航。



气象观测兵王朔调试观测设备。 吴江洪摄

16年，伴风云为打赢

■气象观测兵 蒋云辉

亲历者说

16年前，我走上气象观测岗位，开始与朝夕和风云为伴、与数据相守。

气象观测少有轰轰烈烈的叙事，只有岁岁年年的严谨如一。16载晨昏交替、风雨坚守，对待每一天的工作流程、每一次的测报、每一组的数据，我都像第一天上岗那样，始终保持着谨慎。这是因为，我们的每次观测，都连着天上战鹰的平安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一位外行的朋友曾问我：“有了16年的丰富工作经验，现在工作时是不是可以轻松一些了？”

实则不然。天气情况瞬息万变、新装备持续迭代，如果仅凭老经验迟早跟不上备战节奏。闲暇之余，我坚持学习气象理论、复盘典型天气案例、钻研新型观测系统，以理论补短板、用专业稳底气，杜绝“凭感觉测报、靠经验兜底”。

那次飞行保障任务中，设备数据突发异常，再次考验我们的专业功底。我们细致比对数据后，发现气压值出现微小的异常波动。细微的数据偏差，足以引发高空高度误差，直接威胁战机起降安全。

以往老办法多是凭经验、看表象排查，容易遗漏隐性故障。我们摒弃唯经验思维，双向排查软硬件，逐条梳理后台日志、追踪数据链路、筛查设备采集模块，最终锁定传感器隐性偏差症结，及时校准参数、消除隐患，保障飞行任务安全顺利开展。

气象观测兵的战场，不仅在机房荧屏前，还在外场点位上。盛夏汛期，机场对流天气多发，雷暴、暴雨常常突袭空域。多少次倾盆大雨，我和战友顶风冒雨奔赴观测点位，抢时间、抓实况、测数据。雨水打透作训服、顺着衣角不停滴落，我们浑身冰冷湿透，但始终坚守岗位，直到完成全部观测流程、记录完毕全部实况数据，才换回干爽衣物。我们用风雨里的每一次坚守，为飞行安全筑牢第一道屏障。

16年风雨坚守的日子，是日复一日的重复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原地踏步，而是千锤百炼的专业积淀。战鹰高飞，气象为先；方寸荧屏，连着打赢。

（霍子琪整理）

左上图：气象观测班班长蒋云辉（左一）正在传授气象仪和测云雷达操作规范。 吴江洪摄